



贝壳、螃蟹与海鸥。 蒙海龙 作



相互成全，照亮征途

□ 蔡忠海

非洲草原的烈日下，一只导蜜鸟盘旋鸣叫，将蜜獾引向树洞里的蜂巢。蜜獾用尖牙利爪撕开蜂巢时，总会给这位“向导”留下几勺蜂蜜与蜂蛹。这对跨越物种的搭档，用朴素默契诠释着大自然的生存智慧：成全从不是单方面给予，而是彼此托举的共生。

地下世界藏着更动人的盟约。大豆根系无法捕捉空气中的氮气，根瘤菌便化身“养分转化师”，将氮气酿成氮肥；作为回报，大豆为根瘤菌输送生长所需的糖分。贫瘠土地上，它们无声协作、彼此滋养，不仅让大豆茁壮，更让土壤肥沃，为后续作物埋下生机。自然界的共生从不计较得失，只遵循简单逻辑：成全对方，便是成全自己。

当视线转向人类世界，这份“彼此托举”的智慧愈发璀璨。钱钟书与

杨绛的文坛岁月里，藏着最温情的成全。钱钟书埋首学术、不善生活，杨绛便挑起家务重担，为他筑起安静的创作“围城”；而钱钟书的细腻深刻，又成了杨绛的精神港湾，在她书写《我们仨》时，用共同记忆温暖文字底色。他们的婚姻，是两棵树并肩生长，根须缠绕，枝叶相扶。

钱学森与邓稼先的同行，则是家国使命中的相互支撑。钱学森冲破阻碍回国，为中国航天搭建理论框架；邓稼先受其感召，隐姓埋名走进戈壁攻克核难题。钱学森为邓稼先协调资源、提供指导，邓稼先的核研究成果，又为航天事业筑牢国防后盾。两位“大国脊梁”以“为国铸重器”为锚点，让个人理想在共同使命中绽放。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谊，更将成全推向灵魂高度。伯牙鼓琴志

在高山，子期懂“巍巍乎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叹“汤汤乎若流水”。在无人能解伯牙琴声的岁月里，子期的“懂”让琴声有了灵魂归宿；而伯牙的琴，也让子期的审美有了安放之处。即便子期离世，“破琴绝弦”的深情，仍诉说着精神成全的永恒。

人们常以为竞争与成全对立，却不知最好的竞争是正向奔赴。苏炳添与刘翔的跨栏故事，打破了“同行必相忌”的误区。刘翔作为开拓者，推开“黄种人可站巅峰”的大门；苏炳添以他为偶像，突破自我跑出9秒83的亚洲纪录。苏炳添说“刘翔让我知中国跨栏的高度”，刘翔则为他喝彩“后辈超越比自己夺冠更开心”。赛道竞争未成倾轧，反而成了成长养分，推动中国跨栏前行。

屠呦呦团队研发青蒿素的历程，更印证“群策成全”的力量。面对困

愿为他人托举时，自己也会不知不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那些因成全而生的温暖与力量，终将在时光里，连成一片照亮彼此的光。

境，团队无争抢功劳的“内卷”，只有分工协作：有人寻古籍灵感，有人专注实验，有人验证数据。屠呦呦提出“低温萃取”思路，团队全力配合；成员发现的数据偏差，又助她完善工艺。青蒿素的成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彼此支撑的结果——竞争从非零和博弈，成全他人方能共同突破。

从草原搭档到科研团队，从烟火夫妻到赛道运动员，“成全”始终闪耀相同光芒：非一方牺牲，而是双方共赢；非短暂交换，而是长久共生。如大豆与根瘤菌的默默滋养，如伯牙与子期的灵魂共鸣，每一次真诚成全，都是共同生长的伏笔。

或许这便是生命本真的智慧：愿为他人托举时，自己也会不知不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那些因成全而生的温暖与力量，终将在时光里，连成一片照亮彼此的光。



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画

□ 王吴军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齐豫演唱的《船歌》在青石板路上悠悠飘荡，像一缕湿润的雾，把整个水乡都罩在了温柔的梦里。

水乡是要有桥的，而且大多是拱桥，那些拱桥静静地卧在水面上，桥洞圆圆的，像美人的眸子，凝望着千年的流水。在江南的古镇周庄，最老的桥大概要数沈厅前的通济桥了，明代的石头已经被岁月磨得无比温润，栏杆上的莲花图案依旧清晰可辨。站在桥上望出去，两岸的粉墙黛瓦都倒映在碧水里，随着涟漪轻轻晃动，仿佛是一幅永远在摇曳的水墨长卷。

我忽然就懂了为什么古人总是爱把江南比作女子。这水乡的温柔，确实实是有着女子之美的，那河水的曲线，那桥洞的圆润，那屋檐柔和的飞角，都透着说不尽的婉约。

船娘摇着橹从桥下钻出来。她穿着蓝印花布的衣服，橹在她的手里不像是工具，倒是像乐器，每摇一下，

水面就漾开一圈音符。“吱呀……吱呀……”的橹声，和着船头水花的轻响，成了水乡最古老的歌谣。她的身影映在碧清的水里，船过处，搅碎了一河的光影，这不正是“船在水里走，人在画中游”么？

这样的景致，总是让人想起韦庄的词：“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虽未逢雨，但是，那份闲适却是一样的。水乡的美，大概就美在这份不慌不忙的从容里。临水的茶楼里，老茶客的一杯绿茶能喝上半天，石埠头上，洗衣的女人棒槌起落节奏，还和祖母年轻时一个样。

暮色是最懂得点缀水乡之美的，当夕阳把最后一道光洒在河面上时，整个水乡便沉浸在了一片暖融融的光晕里。这时的河水最好看，那不是单纯的绿，也不是纯粹的金，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就像是上好的宣纸被岁月浸透之后泛出的那种温润的黄。偶尔有归舟划过，船桨搅起碎金万点，那光景，竟让人



岸边泊船。 蒙海龙 作

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

灯火在水乡次第亮起，那不是城市里灯光的刺眼的白炽，而是柔柔的黄，从木格窗里透出来，映在水里，便成了双重的温暖。河上的灯笼也亮了，红红的，一串串，像是给这水乡戴上了珍珠项链。有琴声从哪家的楼阁里飘了出来，细细一听，竟是齐豫唱的那首《船歌》的调子，只是比齐豫唱的更多了几分水汽的缠绵。

这样的夜晚，最适合让我想起那些描写水乡的诗词。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写的是春日的热闹，而此刻的水乡，更多了秋夜的静谧。倒是苏轼的那句“蒹葭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虽是写早春，却道出了水乡一年四季生生不息的活力。



我家的微信群

□ 周虎军

我们家的微信群叫“咱家欢乐群”。多年前建群时，姐姐在宁夏安家，哥哥和我搬离了家乡的老房子，我们像四散的枝叶很难聚到一块儿，自从建立了微信群，“她”置顶在我的手机微信里，释放出融融的暖意，轻轻熨帖着我的心。

建群第一天，当过教师的父亲在群里编发了一条《朱子家训》内容的信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这个群如同我们的家，以后有事咱们就在群里说。”那天群里格外热闹，消息一条接一条，像过年时的团圆饭，团团圆圆。

父亲和母亲时刻挂念着我们，每逢谁生日，他们编写的信息总是第一时间如约而至。若是孙辈们生日，他们会写一段“祝学习进步，茁壮成长，生日快乐”的内容，紧接着发一个红包。若是儿子、闺女、媳妇的生日，父母的信息相对简单一些，“孩儿，生日快乐，注意身体。”每每看到这比任何贵重礼物都珍贵的祝福，总让人眼眶发热。

除了家庭成员生日，“咱家欢乐群”还传递着其他的大事小情。比

如老家小菜园的蔬菜下来了，父母会在群里发一句，“新鲜的蔬菜丰收了，礼拜天都回来。”前些年，我们姊妹三人的儿女都在求学，姐姐经常往群里发外甥女刻苦学习、考学的喜讯；哥哥时常把一双儿女写作业的照片发到群里；我也经常发送女儿的学习奖状，每到这时，群里的气氛特别活跃，大家的点评鼓励像雨点一样，孩子们看到群里鞭策的话，学知识的劲头更足了。

这几年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我们家微信群内容也在悄悄改变。我的侄女、外甥女相继结婚成家，侄子光荣地参军入伍，我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家里好事不断、喜事连连，父母发的表情包一个接一个，笑得合不拢嘴。除此之外，群里经常看到父亲与乡亲们外出旅游的照片，每看到这些，我们再忙都抽出时间评论，博取父母欢心。

近来我愈加觉得“咱家欢乐群”就是我们老家房子的化身，无论身处何方，只要轻轻触动，好比推开了老家虚掩的大门，里面传出了家人熟悉的声音，走进，四四方方的农家小院里，桂花香芬芳四溢，家人各自坐在小凳上围在父母周围，说说笑笑，无比温馨……



把岁月酿成老酒

□ 崔娅娜

“女人四十，豆腐渣。”这句话常挂在老一辈人嘴边，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女人的自信。我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听见，就下意识摸摸自己的脸：原来时间会把人变渣？二十多年过去，我站在镜前，却不再数皱纹，而是数自己写完的那些文字——它们像一条条细小的年轮，绕成看不见的树心，越老，越香。

旧社会衡量女人的尺子，是腮边的胭脂，脚上的三寸金莲，秤砣由男人掌握，所以“年轻”成了唯一硬通货。如今，我们有了另一杆秤：书桌、键盘、思想……秤砣握在自己手心。杨澜说：“女人的老去，是从停止学习开始的。”反过来说，只要持续酿造，年龄只是像木桶外的灰尘，擦一擦，香气更醇。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里招呼女性：“Sit at the table!”——往桌前坐。我第一次读到，是在哺乳期，抱着孩子，我挪不开身，却能把眼睛“坐”进书里：先让思想上桌，身体再跟上。后来，我报名线上写作课，凌晨孩子熟睡时继续敲字，把白天的思想与键盘声一起敲进文章。那一刻我明白：向前一步，不是高跟鞋踩红毯，而是平底鞋踏实泥土，向下扎根，再一寸寸顶

破水泥。我开始在公众号写字，第一篇只有三百阅读量，留言只有一条：“谢谢你替我说出不敢说的话。”我截图存进相册，像存第一笔存款。李筱懿写：“先谋生，再谋爱。”我补半句：先谋心，再谋字。字是柴，心是锅，月光是水，熬一夜，熬成可以暖胃的粥。

当然也有裂缝：写到卡壳，会掉头发；孩子发烧，会抱着他哭；深夜对比同龄人年薪，会瞬间失衡……但我学会把裂缝当插孔：让光进来，让风进来，让新的枝桠进来。桑德伯格也坦白自己常“冒充者综合征”，我听后欣然：原来作家与我同款恐慌。恐慌不是洪水，是灌溉；不是叫停，是提醒——“该施肥了”。

我给自己定了“三个一”：每天写一千字，每周读一本书，每月存一笔“梦想基金”。

基金不大，却够买一张去邻城的高铁票。我在车上写写卖玉米的大婶，写背吉他的少年，写检票口奔跑的小女孩……我把这些零散人物收进文档，像收好散落的自己。有人问：“你到底想写成什么样？”我答：“想长成一棵会走路的树，脚下有根，头顶有云，四季轮换，仍带着

捡拾季节之歌

□ 田雪梅

漫步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我的思绪向四面八方敞开，捡拾那些被时光遗忘的歌。

叶子踩着风的节拍，在空中炫舞，此时的情景像极了徐磊乐的《秋天的银杏》里“风吹过巷口的旧时光，银杏叶落在我的肩膀”，歌声轻盈而悠长，让人不由嘴角上扬，步履轻快。

脚下的落叶在沙沙作响，阿桑的《叶子》随之响起，“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落叶随风起，随风落，它们内心是喜还是悲呢？

一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收音机搁在身旁，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他听的是一首梅艳芳的《秋天复秋天》，略带沙哑的声线唱着“秋天复秋天，相思难相见”，老人定是把对亲人绵长的思念寄托在里面。一曲结束，张学友的《秋意浓》随风飘来，“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离愁”。

秋天签收了多少人的爱与哀愁啊。毛宁将“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的喟叹揉进渐凉的秋风里。歌词以“晚秋”隐喻情缘的终结，却又在“爱我到永久”的誓言中埋下温暖的伏笔。伍思凯的《秋天别来》里，恳求秋天迟些来，不过是因为“我还没忘了你”。叶倩文的《秋去秋来》以淡然的口吻诉说着人与人的相遇离别。

一阵风掠过，我想起费翔那首《恼人的秋风》，但此刻的风并不恼人，清凉而惬意。看到一棵色彩斑斓的枫树，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在我耳边悠悠响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我继续捡歌，捡到柴可夫斯基的《十月·秋歌》，他用口小调慢板唱出孤独的季节。王二妮的《秋收》从记忆的仓库里跳跃而出：“九月里九重阳，哎秋呀收秋忙，谷子儿呀那个糜子儿呀，啊铺呀铺上场”。粗犷豪放的陕北民歌，瞬间将人带到了一片金黄的打谷场，感受农家丰收的欢悦。

一群孩子唱着：“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从唐代诗人王绩的《野望》而来，与俄罗斯名曲《秋之歌》的歌词“回忆把我带进秋天的花园，橙红的盛装清新的空气”奇妙地交融在一起。

我把这些在秋天捡来的歌一一整理，串起了这个季节的喜怒哀乐。

自己的香气。”至于树高几米、花有几瓣，我留空白。空白不是无为，是给风留通道，给鸟留歇脚，给明天的我留座位。

回到文章开头那面镜子。此刻，我仍站在它前，却不再捏脸颊，而是对里面的人点头：“嗨，老朋友，谢谢你没停。”我深呼吸，在心里对所有读到这里的女人说：别怕老，只要持续酿造，岁月便拿我们没办法，反而乖乖交出钥匙，让我们打开——越陈越香的自己。

大海的独唱

（组诗）

■ 梦小寻

潮湿的残骸

从三亚崖州后海村出发
顺着海岸线直达
陵水香水湾、万宁日月湾
听每一片海滩不一样的
潮起潮落、鸥鸟翔集

跨过太阳河景观大桥
再逆流而上
便可以在文昌景心角
安静地看日落
一枚贝壳和一枚海螺
串起南海半片环岛
像一枚枚不朽的勋章
串起沧海桑田

赶海的小女孩
捧着潮湿的残骸
像是读懂了一只寄居蟹
遁入沙穴的刹那惊慌

礁石让大海站稳了脚跟

文昌河的水
依旧缓缓而行，安静入海
天空晴朗的时候
仿佛一切回到历史的开篇

那时男人们在海上
耕耘着鱼虾的梯田
女人们将黎语、苗火
织进一张张渔网和黎锦的星图

流水带走泥沙的表象
浪花的中流、变幻的风云
礁石，是海水裸露的骨骼
在每个狂风骤雨时刻
小心翼翼，又力挽狂澜
在一片苍茫中，站稳了脚跟

海是伟大的统一

隔着空旷的沙滩望过去
大海正铺开
一张张充满质感的册页
海风一翻阅
大海重新回到一粒沙
一粒贝壳、一枚海螺的涛声里
像回到一个个象形文字里

当你抚摸那些
或光滑或凹凸的骨骼
你会看到它们正用最原始的

沧桑

记录着：“海是伟大的统一”
记录大海和岛屿
如何在碰撞中分离
如何用点点渔火
撑起富饶辽阔贫瘠

有声标本

每当夜幕降临
星光和渔火交织成梦境
风在耳边低语
大海已酣然入眠

这时珍藏在盒子里的海螺
会变成一枚有声标本
从岛屿深处、从礁石深处
泛起层层涟漪
开始吹响月光、海浪的笛韵

乐声悠扬，像某个清晨
拾贝人捧着陶罐经过
罐中蜷曲的螺贝
响起细小的涛声
仿佛要替大海完成最后的涨潮